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九岁

是年

因父亲去南昌任职,张恨水全家也随着移住南昌。张恨水进“一位父执(即张恨水父亲的朋友)的家馆里读书”。先生是一位安徽老夫子(同乡)。学的内容是《易学蒙求》《易字读本》,这些书每篇有图,张恨水对这些书非常感兴趣,因为“看了这图,我可以略懂些书上的意义”。

下半年

张恨水退出家馆,转入一个有较多学生的私塾就读,念的是《左传》《二论引端》(《二论引端》是用朱注和一些浅文注解《论语》的书——笔者注)。虽经先生“望文随解一遍”,但“我实在是不懂。不过我另有个办法,同学念《论语》,带有白话解的,我借同学的看,我就懂了”。

11月

张恨水大妹张其范在江西南昌出生。

[注] 张其范,别名竹影。先后就读于安徽省芜湖女师、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北平市新第三十九小学校长及北平安徽中学、安徽省立第七临时中学、安徽省省立太湖师范、安庆崇文中学教师。1928年与北师大同学桂凝露结婚,1992年9月在安徽安庆病逝。

时代背景

2月,日、俄两国正式宣战。清政府对这场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战争,宣布严守“局外中立”,并严令加强对当地人民的反抗进行监视和镇压。本月,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同时成立同仇会,以联络会党,准备在长沙起义;陶成章联络秘密会党“龙华会”,以联合苏、湘、皖、赣、闽五省秘密会党共同推动反清革命运动。

4月,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发起要求收回1898年被美国攫取的粤汉铁路路权的斗争,得到其他省份的响应。

本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1949年终刊,共出44卷,为我国有杂志以来历时最久的刊物。

死于狱，至今寄棺黄浦。”

发表于1924年3月26日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的《春明絮语(续)》(署名“恨水”)叙述：“后楚于某年暮春，客死沪上，初葬田野间。予及二三友人觅其冢，为之收骨而去。”

首发于1926年1月3日至17日《世界画报》的《怪诗人张楚萍传》，其中有如下记载：“顾楚萍漂流湖海，不常家居。”“至其所为文，流利婉转，绝似近人梁启超，尝为汉口某报操笔政，人竟疑其抄袭梁氏所作。是可以知楚萍之文如何矣。”“当其安庆学校读书时，逆旅居停有女曰。”“张寓沪久，与民党游，渐从事革命，竟以莫须有事，锒死狱中，盖仅二十八岁耳。”

1927年8月6日《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刊发《七夕诗》载：“楚萍因闺中无画眉之妇，故流落在外，且七年矣。读予诗，以为不谅而规戒之，凄惨不复能语。今吾友亦死七年矣，一忆此事，终日不欢也。婚姻不自由，诚杀人之道哉！”

《春明外史》开篇第一回《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 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里，艺术化地描写了一个旅京的安徽学生吴碧波，为其客死京城的同学祭坟，坟前一块牌子上书“故诗人张君犀草之墓”，并介绍了张犀草的死因：家里“只有一对白发双亲，一个未婚妻，他因不愿意和他未婚妻结婚，赌气跑到北京来读书。谁知他父亲越发气了，断绝他的经济，他没有法，一面读书，一面卖文为活。只因用心太过，患了脑充血的病，就于去年冬天死了”。

对照潜山张氏辈分“宗瑞兆联芳”，“兆良”正好大“芳松”两辈，与张恨水自述叔祖张犀草“虽然大我两辈，年龄却比我大得有限”(《我的创作和生活》)相吻合。而“故诗人张君犀草之墓”当为一种寄托，表达对已故故友、诗人张寿书的怀念。

综合以上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张犀草、张楚萍、张寿书实为同一人，即犀草、楚萍均为张寿书的笔名。

张犀草当时为汉口某小报的独角编辑。张恨水的到来，很受张犀草的欢迎，被安排住在某杂货店的楼上，每日为小报补白，“读李后主的词，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我就断章取义”，署名“恨水”。张犀草“虽然大我两辈，年龄却比我大得有限，他认为我的诗还不错，就叫我投给几家报馆，但是并不给稿费，当时的小报馆都穷得很，于是我的诗开始问世，却还没有发表小说”(《我的创作和生活》)。“当年在汉口小报上写稿子，就是这样署名的。用惯了，人家要我写东西，一定就得署名‘恨水’。”自此，“我的本名，反而因此湮没了”。

〔考〕李煜《乌夜啼》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

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二十一岁

是年初

张恨水创作兴趣大增,在黄土书屋内,两个月内,写了文言中篇小说《紫玉成烟》《未婚妻》、笔记《桂窗零草》。

〔按〕这些作品都曾受到过张恨水朋友们的称赞。此外的工夫,“都消磨在作近体诗里”。但是除了《紫玉成烟》后来发表在芜湖《皖江日报》外,其余都“未曾进过排字房”。

5月

其堂兄张东野、叔公张寿书在上海吃官司,张恨水受本家之托,到上海四处奔走,设法营救。



张恨水随郝耕仁在上海营救张东野、张寿书时,适逢陈其美殉难陈尸街头,同盟会
员给予收殓,事毕后合影。左五:郝耕仁;右八:张恨水;左七:蒋介石。

〔引〕关于此次官司,张羽军《张公东野资料辑要》叙述如下:“1915年在上海,张东野与叔公张授书密谋暗杀一名袁世凯派来的密使要员,不幸所用炸弹意外爆炸失火,二人先后被英租界警察围捕。所幸英国未将二人引渡,否则必被袁世凯政权处死(因张东野当时名列袁世凯政权的通缉黑名单中)。”

〔注〕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枪杀。中外舆论普遍认为是由袁世凯指使的报复行为,孙中山先生痛悼陈其美“生为人杰,死作鬼雄”。

是年

张恨水由上海到苏州,巧遇李君磐,并应李之邀,二次加入文明话剧团,在苏州

杂谈《盖纸老虎》(署名“小记者”)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1日(乙丑七月十四)

杂谈《幕外戏》(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4日(乙丑七月十七)

杂谈《愤语》(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6日(乙丑七月十九)

杂谈《曹三爷不辨水旱》(署名“小记者”)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7日(乙丑七月廿)

杂文《不是更正》(署名“恨水”)、小小说《新绿长衫》(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9日(乙丑七月廿二)

杂文《谢函代电》(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11日(乙丑七月廿四)

杂文《不亦快哉》(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13日(乙丑七月廿六)

杂感《评屑》(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14日(乙丑七月廿七)

杂感《对马彦祥半篇供状之感想》(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15日(乙丑七月廿八)

杂文《因供状问题而及春冰》(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16日(乙丑七月廿九)

小小说《解放么》(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18日(乙丑八月初一)

杂感《病中偶忆》(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19日(乙丑八月初二)

杂文《病尉迟黄麻子》(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9月21日(乙丑八月初四)

杂文《拟书》(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感《小月旦：蜜丝》(署名“大毛”)、《寸铁》(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6月27日(丙寅五月十八)

杂谈《快人快语：我之三畏》(署名“大毛”)、杂感《寸铁》(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北京《世界晚报》刊发广告：“《春明外史》第一集出版。”

6月28日(丙寅五月十九)

杂文《小月旦：不吃饭的风头主义》(署名“哀梨”)、杂感《寸铁》(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6月29日(丙寅五月廿)

杂文《推翻一首神童诗》(署名“哀梨”)、杂感《寸铁》(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刊登预告：“滑稽小说《新捉鬼传》，日内即告一结束，另由恨水君新撰长篇社会小说《荆棘山河》，逐日在本栏发表。”

7月2日(丙寅五月廿三)

杂文《吴佩孚谓蚩尤为赤化之祖》(署名“哀梨”)、杂感《寸铁》(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快人快语：解放这个妹字罢》(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词《何堪词：浣溪沙》(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7月3日(丙寅五月廿四)

杂文《一个政党与一个名词》(署名“哀梨”)、杂感《寸铁》(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小月旦：应速审查电影片》(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7月4日(丙寅五月廿五)

杂文《章孤桐穷得卖字乎?》(署名“哀梨”)、杂感《寸铁》(未署名)、《信手拈来：六月里卖日历》(署名“醉花”)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长篇小说《新捉鬼传(上)》(署名“恨水”)连载至第七回完毕。《征诗补遗：〈甲题〉的附识》(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注]《新捉鬼传》第七回末尾标注“上集完”字样，并加预告：“滑稽小说《新捉鬼

杂谈《宜思不如我者》(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2月26日(丁卯正月廿五)

杂谈《明季之说书将军》(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2月27日(丁卯正月廿六)

杂感《银幕春秋:动的美之白蒂康笙》(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秉笔曲书》(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2月28日(丁卯正月廿七)

杂文《小月旦:总而言之跌价罢了》(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富贵人亦有无可如何事》(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3月1日(丁卯正月廿八)

杂文《星火燎原》(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月2日(丁卯正月廿九)

杂文《小月旦:冷热不因人》(署名“小记者”)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一枪获三兽》(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月3日(丁卯正月卅)

杂文《趣之素:索性让他泄漏武风》(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刊登启事:“恨水因事请假,小说暂停一天。”

杂文《善哉吴起之一问》(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月4日(丁卯二月初一)

通信《免费邮筒》(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艺不贵多而贵精》(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月5日(丁卯二月初二)

乐部》发表。

3 月 19 日(丁卯二月十六)

杂文《太平天国之李秀成》(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 月 20 日(丁卯二月十七)

杂谈《南天北地:谁是谁非》(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学说之时代问题》(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 月 21 日(丁卯二月十八)

杂谈《天父饶恕你了》(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这个天真是别扭》(署名“小记者”)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生活的奋斗》(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 月 22 日(丁卯二月十九)

杂文《小月旦:赶脚的也来哭》(署名“小记者”)、杂谈《菊部丛谈:戏屑》(署名“半瓶醋”)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真才不露相》(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 月 23 日(丁卯二月廿)

杂感《红楼梦戏》(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菊部丛谈:戏屑(续)》(署名“半瓶醋”)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物质与技能孰重》(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 月 24 日(丁卯二月廿一)

杂谈《菊部丛谈:戏屑(续)》(署名“半瓶醋主”)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应时之官样文章》(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3 月 25 日(丁卯二月廿二)

4月15日(丁卯三月十四)

杂文《小月旦:热心之红娘》(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文丐》(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4月16日(丁卯三月十五)

杂谈《一针见血(续)》(署名“恨水”)、戏评《半瓶醋斋戏谭:转酒壶与耍骨头》(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只剩得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署名“恨水”)、杂谈《菊部丛谈:硬里子不能卖力》(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烘云托月》(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4月17日(丁卯三月十六)

影评《留痕纪:看几人回后》(署名“水”)、杂谈《两全其美》(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孔子游街与徐树铮逃跑》(署名“恨水”)、按语《记事录:为〈结婚后之平民教育〉加编者按》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步步进展》(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4月17日至24日(丁卯年三月十六至三月二十三)

短篇小说《摧花碎玉记》(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画报》第82至83期连载。

4月18日(丁卯三月十七)

杂谈《电影明星挥霍之结果》(署名“哀梨”)、戏评《半瓶醋斋戏谭:花脸揉黑白眼珠》(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安得视天下人皆法聪和尚耶》(署名“小记者”)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釜底抽薪》(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4月19日(丁卯三月十八)

杂文《小月旦:人家的哥哥该做馒首馅》(署名“圣吁”)、杂谈《银幕春秋:中央应当劝禁鼓掌》(署名“影迷”)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开卷有益欤》(署名“恨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4月20日(丁卯三月十九)

杂文《小月旦:丑而不知其为丑》(署名“小记者”)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10月15日(丁卯九月廿)

杂谈《银灯杂记》(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趣之素:电灯公司断炊——与用户何干》(署名“小记者”)、《菊部丛谈:演关羽戏之迷信》(署名“半”)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疾风知劲草》(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0月16日(丁卯九月廿一)

杂谈《银灯杂记(续)》(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何难何易》(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小说之功罪》(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0月17日(丁卯九月廿二)

杂谈《强为欢笑:孔夫子包脚布》(署名“小记者”)、戏评《半瓶醋斋戏谭:主张男女合演》(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两个车夫之言》(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攻人之短》(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0月18日(丁卯九月廿三)

戏评《半瓶醋斋戏谭:马连良等之〈舌战群儒〉》(未署名)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对骨头发愁》(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丧礼》(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0月19日(丁卯九月廿四)

杂文《上下古今谈:更无一怒为倾城》(署名“梨”)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天亦忍矣》(署名“哀梨”)、《南天北地:我若是个司机的》(署名“冷眼”)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市民好花以外》(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0月20日(丁卯九月廿五)

杂文《上下古今谈:提笔便写之六》(署名“小记者”)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狐之兄弟》（署名“记者”）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梦中人》（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1月5日（丁卯十月十二）

杂谈《银灯杂记：我之所以看电影》（署名“水”）、杂文《上下古今谈：推翻做一行怨一行的成语（下）》（署名“冷眼”）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穷凑付》（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不招自来》（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曲亡》（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11月6日（丁卯十月十三）

按语《为〈撵走城隍爷〉所加文末按语》（署名“记者”）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适可而止》（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1月7日（丁卯十月十四）

杂谈《梨园外传：杨小楼之婿与外孙》（署名“一树碧槐馆主”）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通信《免费邮筒：标点问题》（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容貌功夫》（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人多做不得》（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11月8日（丁卯十月十五）

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刊发启事《赠送〈春明外史〉办法》（未署名）。

杂文《上下古今谈：感于贺兰进明吃狗屎》（署名“一树碧槐馆主”）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晏子两叹》（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1月9日（丁卯十月十六）

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刊发启事《〈春明外史〉一、二集出版广告》（未署名）。

杂谈《评〈荡寇志〉》（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秀才不出门》（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11月10日（丁卯十月十七）

杂谈《嬉笑怒骂（上）》（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杂志毒》(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梦中人》(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11月16日(丁卯十月廿三)

杂文《小月旦：伙计都快活》(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野狐禅：唐生智的西来意》(署名“野狐”)、杂文《上下古今谈：荒谬绝伦的几桩事实(下)》(署名“一树碧槐馆主”)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特性即缺点》(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1月17日(丁卯十月廿四)

杂谈《小说丛谈：海派小说与国语》(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唐生智何不学孔》(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交换有无》(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适可而止》(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11月18日(丁卯十月廿五)

杂谈《富贵子弟之成就》(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1月19日(丁卯十月廿六)

影评《银灯杂记：说刘可恃》(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报纸和老鸦一般》(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打文章会》(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晏子两叹》(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11月20日(丁卯十月廿七)

杂文《上下古今谈：美记者哪里知道》(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敷衍人生》(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1月21日(丁卯十月廿八)

杂谈《不亦快哉》(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大正琴》(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交换有无》(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11月28日(丁卯十一月初五)

杂文《小月旦:难得的娘儿们》(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上下古今谈:落第者》(署名“一树碧槐馆主”)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汉宋两儒派》(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1月29日(丁卯十一月初六)

杂谈《银灯杂记:直译影名之难》(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逼上梁山耶》(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富贵子弟之成就》(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11月30日(丁卯十一月初七)

杂文《小月旦:破坏与建设》(署名“哀梨”)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上下古今谈:重心放在那里好》(署名“一树碧槐馆主”)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帝王生活》(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2月

张恨水白天写小说、编副刊,夜间编新闻、看大样,加上家中人口多,负担重,又不能按时领工资,所以牢骚满腹。因极度劳累却不能按时领工资及心情不快等原因,张恨水突然病倒,提出辞职,其职暂由左笑鸿接替。(左笑鸿提供)

[注] 这是张恨水与成舍我合作期间首次提出辞职,后经成舍我挽留,收回辞呈。

12月1日(丁卯十一月初八)

杂谈《银灯杂记:关于赖婚之一段婚史》(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好佛与好名》(署名“野狐”)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

“半”)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温〈儒林外史〉》(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2月25日(丁卯十二月初二)

杂文《上下古今谈:提高国文程度》(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文具无可考》(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感《断桥残雪》(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注]《断桥残雪》曾于12月9日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2月27日(丁卯十二月初四)

杂文《上下古今谈:利用胡子长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邮筒》(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强迫做成》(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杂文《小月旦:洋洋乎盈耳》(署名“冷眼”)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12月28日(丁卯十二月初五)

杂谈《趣之素:财神爷也没办法》(署名“冷眼”)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恶人作善事》(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12月29日(丁卯十二月初六)

杂谈《趣之素:别字伙计》(署名“冷眼”)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文《上下古今谈:书生谈兵》(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市民与市政》(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蔡京奉法》(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12月30日(丁卯十二月初七)

杂文《上下古今谈:宣布我们的宗旨》(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只有一天了》(署名“水”)、杂谈《趣之素:线吊空箱》(署名“冷眼”)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身似梧桐》(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置身利害中》(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2 月 12 日(戊辰正月廿一)

影评《明星小史:美利坚之美人戴维丝》(署名“水”)、杂谈《零碎绸子(续)》(署名“老少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上海每日可造一山——北京的被风刮去了》(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言必己出》(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2 月 13 日(戊辰正月廿二)

杂文《上下古今谈:艺以人传》(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何必不纪念》(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各扫门前雪》(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2 月 14 日(戊辰正月廿三)

影评《明星小史:小妹妹黎明晖》(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也劝人读书》(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一室之间》(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2 月 15 日(戊辰正月廿四)

影评《明星小史:张织云》(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回头草》(署名“水”)、随笔《一知半解:接吻曰吕》(署名“文丐”)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小旋风》(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不说谎》(署名“恨水”)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

2 月 16 日(戊辰正月廿五)

杂文《小月旦:天生对头》(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杂谈《打鼓手可师》(署名“水”)在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发表。

杂谈《强为欢笑:麻雀牌三字经》(署名“南方朔”)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2 月 17 日(戊辰正月廿六)

发表。

杂文《祀孔不祀孔》(署名“水”)、戏评《菊部丛谈:定场诗》(署名“醋”)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3月10日(戊辰二月十九)

杂文《上下古今谈:闲书不可等闲视之》(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汽车主人要负责任》(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3月11日(戊辰二月廿)

杂文《上下古今谈:因磕头想起了打倒》(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写在酒醒之后》(署名“水”)、戏评《菊部丛谈:三论〈望乡台〉》(署名“醋”)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小说《说书摊(下)》(署名“水”)在北京《世界画报》发表。

3月12日(戊辰二月廿一)

杂文《上下古今谈:莫索利尼》(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通信《免费邮筒:见和尚亦醉之处》(署名“恨水”)、杂文《小月旦:绿色的外交——蓝黄在南相会》(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3月13日(戊辰二月廿二)

影评《明星小史:璵玛达美》(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人怕伤心》(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3月14日(戊辰二月廿三)

影评《明星小史:白蒂康笙》(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老爷爱钱》(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3月15日(戊辰二月廿四)

杂文《上下古今谈:抢夺欺骗的世界》(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化新奇为腐朽》(署名“水”)、影评《银幕春秋:旧版影片》(署名“影迷”)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9日(戊辰三月二十)

杂文《小月旦:风雨中之诗怀》(署名“水”)、通信《免费邮筒:答杨寿梅女士》(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10日(戊辰三月廿一)

随笔《读书随笔:丐史补》(署名“文丐”)、按语《征文揭晓:〈苏子瞻论赞〉一文文末按语》(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谈《小月旦:好一个不得已》(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11日(戊辰三月廿二)

杂文《小月旦:当为孔子而保护山东——中国旧人物听着》(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短评《为〈征文揭晓:乞借春阴护海棠赋(署名“施慧光”)、拟恨赋(署名“施亮初”)所作的文末点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5月12日(戊辰三月廿三)

杂文《小月旦:为国家办事的在那里》(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短评《为〈征文揭晓:拟连珠五首(署名“吴惠兰”)、读陆士衡文赋书后(署名“吴惠兰”)所作的文末点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5月13日(戊辰三月廿四)

杂谈《零碎绸子(续)》(署名“水”)、短评《为〈征文揭晓:书江省王友清女士寻夫事》所作的文末点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注意坏桔》(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14日(戊辰三月廿五)

杂谈《银灯杂记:我之目标》(署名“水”)、短评《为〈征文揭晓:留别二康序并诗》所作的文末点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中年以上难与言公义》(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15日(戊辰三月廿六)

影评《银灯杂记:美片之团圆弊》(署名“水”)、通信《免费邮筒:〈转告中天——何必给中国人丢脸〉的按》(署名“记者”)、短评《为〈征文揭晓:某君松下弹棋图赞》

所作的文末点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房东的话》(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16日(戊辰三月廿七)

杂谈《强为欢笑:得自鸦片烟家伙之摊边》(署名“水”)、短评《为〈征文揭晓:记樵侠〉所作的文末点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耻与日人共事——柯老先生有骨子》(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17日(戊辰三月廿八)

杂文《上下古今谈:知己文章关性命》(署名“水”)、短评《为〈征文揭晓:无锡公园记〉所作的文末点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亡国的经验》(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18日(戊辰三月廿九)

杂文《上下古今谈:学越王呢学大王呢?》(署名“水”)、短评《为〈征文揭晓:暮春饯别王季和序〉所作的文末点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一鞭一条痕》(署名“水”)、通信《免费邮筒:吾人量力为之耳》(署名“恨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19日(戊辰四月初一)

杂谈《零碎绸子(续)》(署名“水”)、短评《为〈征文揭晓:陈立传〉所作的文末点评》(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力行此字可矣》(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20日(戊辰四月初二)

杂谈《强为欢笑:怎样替我们的鼻子保险》(署名“水”)、短评《为诗〈燃脂余韵〉所作的点评》(署名“记者”)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发表。

杂文《小月旦:说呢不说呢》(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21日(戊辰四月初三)

杂文《小月旦:且勿笑阿三》(署名“水”)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

5月22日(戊辰四月初四)

杂文《上下古今谈:中国不会亡国——敬告野心之国民》(署名“水”)在北京《世